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景定建康志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檢討

臣

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

臣

張曾炳

謄錄監生

臣

劉為幹

欽定四庫全書

景定建康志卷十二

宋周應合撰

建康表

八起隋開皇己酉至周顯德己未凡三百八十年為世表

隋受周禪都長安改元開皇九年而滅陳故陳表至是年終隋表以是年始自隋以來非都建康而事見於此者為世表

時

地

人

事

隋

文帝

九年平陳

郭衍為將開皇九年正月乙丑朔

姓楊諱
堅弘農

建康城邑

州刺史

華陰人
周大象

宮室並平

二年封
隋王明

蕩耕墾

年受周
禪開皇

石頭城置

九年滅
陳遂為
正統

蔣州

廢丹陽郡

九年已

併秣陵建

酉

康同夏三

陳主朝會羣臣大霧四

塞人鼻皆辛酸陳主

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

賀若弼自廣陵韓擒虎

自采石濟江晉王廣屯

兵六合陳主下詔曰蜂

蠆有毒宜時掃定朕當

親御六師廓清八表內

末年甲縣入江寧
子

外並可戒嚴以蕭摩訶
樊毅魯廣達並為都督
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
史施文慶並為大監遣
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
師出白下 庚午弼拔
京口執刺史黃恪擒虎
進攻姑孰拔之執樊巡

及其家口蔣元遜將青
龍八十艘於白下遊奕
以禦六合兵弼擒虎軍
南北並進諸戍望風盡
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
而入陳主命豫章王叔
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
遊苑樊毅屯耆闍寺魯

廣達屯白土岡之東晉
王廣遣杜彥與韓擒虎
合軍步騎二萬屯於新
林陳主唯晝夜啼泣臺
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
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
其有功乃奏曰此等快
快那可專信由是諸將

凡有啟請率皆不行弼
攻京口摩訶請兵迎戰
陳主不許弼至鍾山摩
訶又請乘壘塹未堅出
兵掩襲又不許任忠請
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分
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
通陳主又不能從明日

歛然曰兵久不決令人
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
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
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
為官勒石燕然陳主從
之摩訶曰從來行陳為
國為身今日之事無為
妻子陳主通於摩訶妻

摩訶初無戰意唯魯廣
達力戰隋師退走者數
四弼引兵趣孔範範兵
暫交即走諸軍大潰員
明擒摩訶任忠馳入臺
城見陳主言敗狀陛下
好住臣無所用力矣出
降擒虎於石子岡引擒

虎直入朱雀門陳人欲
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
諸軍何事衆皆散走袁
憲請正衣冠御前殿依
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
主不從曰吾自有計從
後堂景陽殿將投於井
憲苦留夏侯公韻以身

蔽井陳主與爭久之乃
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
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
聲以繩引之乃與張貴
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沈
后居處如常太子深閉
閣而坐陳人宗室王侯
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

恐其為變皆召入屯朝
堂及臺城失守相率出
降弼乘勝至樂遊苑魯
廣達猶督餘兵苦戰會
日暮乃解甲面臺城再
拜慟哭遂就擒諸門衛
皆走弼夜燒北掖門入
聞擒虎已得後主呼視

之叔寶惶恐向弼再拜
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
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
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
恐懼高頴先入建康頴
子德弘為晉王記室廣
使德弘馳詣頴所令留
張麗華頴曰昔太公蒙

面以斬姐已今豈可留
麗華乃斬之於青溪廣
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
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由
是恨頗 丙戌晉王廣
入建康斬施文慶沈客
卿陽慧朗徐杵暨慧景
於石闕下以其皆為民

害王頒僧辨之子也夜
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
投水而飲之晉王廣以
聞上命赦之詔陳文武
宣三陵各給五戶看守
之建康平晉王廣命陳
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
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

王韶鎮石

然後上江皆平豫章等
諸郡太守亦降 癸巳
詔遣使者巡撫陳州郡
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
一百縣四百詔建康城
邑並平蕩耕墾於石頭
城置蔣州晉王廣班師
留王韶鎮石頭委以後

頭

事三月己巳陳叔寶
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
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
里纍纍不絕帝命權分
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內
外修整陳人至者如歸
帝御廣陽門觀引陳叔
寶於前及太子諸王二

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
以下至尚書郎二百餘
人宣詔勞之賜封長城
侯文武皆隨才擢用陳
境之內給復十年餘州
免其年租賦江表自東
晉以來刑法疏緩世族
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

民者盡更變之 十年
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
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
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
入關遠近驚駭於是越
州高智慧蔣山李稜等
舉兵反自稱大都督陳
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

有衆數萬小者亦數千
執縣令或抽其腸或齧
其肉食之曰更能使僮
誦五教邪詔以楊素為
行軍總管討之智慧等
敗餘黨散入海島或守
溪洞素分遣諸將水陸
追捕後斬智慧於泉州

餘黨悉降江南大定素
逐班師 十一年春正
月以平陳所得古器多
為妖變悉命毀之 十
三年上之滅陳也以陳
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
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
覆心常不平書屏風為

詩敘陳亡以自寄上聞
而惡之禮賜漸薄十
八年夏四月癸卯以蔣
史郭行為州刺史郭行為洪州總
管

煬帝

大業初置

諱廣

丹陽郡有

元年乙
蔣山領縣

丑

三江寧當

末年丙塗溧水

子

恭帝

諱侑

義寧一

年丁丑

越王

諱侑

皇泰一

年戊寅

唐

高祖

姓李名

淵受隋

禪

武德二年

置揚州東

南道行臺

元年戊尚書省

武德元年煬帝在江都

荒淫益甚帝見中原已

亂無心北歸欲都丹陽

保據江東命羣臣廷議

寅

三年以江

末年丙

寧溧水二

戌

縣置揚州

析置丹陽

溧陽安業

三縣更江

寧曰歸化

以句容延

之虞世基等皆以為善

右侯衛大將軍李才極

陳不可請還長安李桐

客曰江東卑濕土地險

狹內奉萬乘外給三軍

民不堪命恐亦將散亂

耳御史劾桐客毀謗朝

政於是公卿皆阿意言

陵二縣置

茅州

六年復為

揚州又以

延陵句容

隸之省安

業入歸化

更歸化曰

江東民望幸已久陛下

過江撫而臨之此大禹

之事也乃命治丹楊宮

將徙都之時江都從駕

多關中人久客思鄉里

多謀叛歸而宇文化及

司馬德戡裴虔通帥賊

縊殺帝於江都 武康

金陵

七年平輔

公祐更名

蔣州置金

陵縣廢東

南道行臺

九年廢都

督徙治江

沈法興為吳興太守聞

宇文化及弒逆遂舉兵

以討化及為名比至烏

程得精卒六萬遂攻毗

陵餘杭丹陽皆下之據

江表十餘郡自稱江南

道大總管承制置百官

二年沈法興既克毗

都更名金

陵曰白下

延陵句容

隸潤州丹

陽溧水溧

陽隸宣州

陵謂江淮之南指揮可

定時杜伏威據歷陽陳

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

陵俱有窺江表之心法

興數敗伏威稜繼敗子

通即位於江都國號吳

丹陽賊帥樂伯通帥衆

萬餘降之子通以為左

杜伏威為僕射 三年六月詔以
揚州刺史和州總管東南道行臺
總管江淮尚書令楚王杜伏威為
以南諸軍使持節總管江淮以南
事東南道諸軍事揚州刺史 是
行臺尚書歲李子通度江攻沈法
令封吳王 興取京口法興遣其僕
賜姓李氏 射蔣元超拒之戰於虔

亭元超敗死法興棄毗
陵奔吳郡於是丹陽毗
陵等郡皆降子通杜伏
威遣行臺左僕射輔公
祐將卒數千攻子通以
將軍闕稜王雄誕為之
副公祐度江攻丹陽克
之進屯溧水子通帥衆

數萬拒之公祐簡精甲
千人執長刀為前鋒又
使千人踵其後而擊之
子通敗走公祐逐之王
雄誕又以其屬數百人
夜出擊之因風縱火子
通大敗江西之地盡入
於伏威伏威徙居丹楊

六年八月壬子淮南
道行臺輔公祐反初杜
伏威與公祐相友善公
祐年長伏威兄事之軍
中敬畏與伏威等伏威
忌之乃署其養子闕稜
為左將軍王雄誕為右
將軍潛奪其兵權公祐

知之怏怏不平與左遊
仙陽學道辟穀以自晦
及伏威入朝留公祐守
輔公祐為丹陽令雄誕典兵為之
揚州刺史副陰謂雄誕曰吾至長

安苟不失職勿令公祐
為變伏威既行左遊仙
說公祐謀反乃詐為伏

威書疑雄誕有二心雄
誕聞之不悅稱疾不視
事公祐因奪其兵諭以
反事雄誕不從遂縊殺
之又詐稱伏威不得還
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尋
稱帝於丹陽國號宋修
陳故宮室而居之署置

百官以左遊仙為兵部
尚書越州總管 乙丑
詔襄州行臺僕射趙郡
王孝恭以舟師趨江州
李靖以交廣之衆趨宣
州黃君漢出譙亳李世
勣出淮泗以討輔公祐
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

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
皆失色孝恭曰此公祐
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
衆皆悅服 九月戊子
輔公祐遣其將徐紹宗寇
海州陳政通寇壽陽
七年孝恭擊公祐別將
於樅陽破之 二月孝

恭攻公祐鵲頭鎮拔之

三月戊戌趙郡王孝

恭克丹楊先是輔公祐

遣其將馮慧亮陳當世

將舟師三萬屯博望山

陳正通徐紹宗將步騎

二萬屯青林山仍於梁

山連鐵鑠以斷江路築

却月城延袤十餘里孝
恭帥李靖李世勣等進
師慧亮等堅壁不戰李
靖曰公祐精兵雖在此
水陸二軍然所自將亦
為不少今博望諸柵尚
不能拔公祐保據石頭
豈易取哉進攻丹楊自

月不下慧亮等躡吾後
腹背受敵此危道也孝
恭以羸兵攻賊壘而勒
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
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
之行數里遇大軍與戰
大破之公柘大懼擁兵
數萬棄城東走欲就左

遊仙於會稽李世勣追之公祐至句容從兵能屬者纔五百人走至武康為野人所攻西門君儀戰死執公祐送丹陽梟首分捕餘黨悉誅之趙郡王孝江南皆平以孝恭為東南道行臺右僕射尋廢

太宗

貞觀七年

道行臺為行臺為揚州大都督靖
揚州大都為府長史 八年十二
督李靖為月以襄邑王神符檢校
府長史 揚州大都督始自丹陽
襄邑王神徙州府及居民於江北
符檢校揚
州

元年丁更白下曰

亥

江寧縣

末年己

酉

高宗

元年庚

戌

末年癸

未

天后

元年甲

申

末年甲

辰

光宅元年時諸武用事

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

憤惋會眉州刺史李敬

業貶柳州司馬及弟蓋

屋令敬猷免官蓋屋尉

魏思溫復被黜皆會於

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

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
王為辭思溫為之謀主
使其黨監察御史薛仲
璋求奉使江都令雍州
人韋超詣仲璋告變云
揚州刺史陳敬之謀反
仲璋收敬之繫獄居數
日敬業乘傳而至矯稱

揚州司馬來之官云奉
密旨以高州酋長馮子
猷謀反發兵討之於是
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
宗臣就錢坊驅囚徒工
匠數百授以甲斬敬之
於繫所錄事參軍孫處
行拒之亦斬以徇僚吏

無敢動者遂起一州之
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
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
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
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
將領揚州大都督旬日
間得勝兵十餘萬則天
以李孝逸將兵三十萬

討敬業魏思溫說敬業
曰明公以匡復為辭宜
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
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
勤王四方嚮應矣薛仲
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
江天險足以為固不如
先取常潤為定霸之基

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
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
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
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
聞公舉事皆自蒸麥飯
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
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
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

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
解體敬業不從攻潤州
執刺史李思文後聞李
孝逸將至自潤州回軍
拒之屯高郵之下阿溪
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
敬業大敗將入海至海
陵界阻風其將王那相

斬敬業首來降餘黨皆
捕得傳首神都揚楚潤
三州平 陳嶽論曰敬
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
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
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
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
是真為叛逆不敗何待

中宗

元年乙

巳

末年巳

酉

睿宗

天授元年以司賓卿
溧陽史務滋為納言

元年庚

戌

末年辛

亥

玄宗

元年壬二月二十

子

六日升江

末年乙

寧縣為望

開元四年

未

縣

肅宗

至德二載

至德元載上皇入蜀命諸子分總

元年丙

正月十六

顏真卿封天下節制永王璘領四

申

日以潤州

丹陽縣子道節度使璘子襄城王

末年壬

江寧縣置

乾元元年瑒有勇力好兵有薛鏐

寅

江寧郡乾

昇州刺史等為之謀主以為今天

元元年改

韋黃裳為下大亂惟南方完富宜

為昇州

浙江西道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

乾元元年節度使無晉故事上聞之敕璘歸
置浙江西江寧軍使覲於蜀璘不從上召高
道節度無領昇潤等適與之謀適陳江東利
江寧軍使十州治昇害且言璘必敗之狀十
領昇潤宣州
歙饒江蘇
常杭湖十
州治昇州
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
甲辰璘擅引舟師東
巡沿江而下軍容甚盛

後尋徙治

蘇州

乾元二年

浙江西道

觀察處置

都團練守

捉及本道

營田使更

然猶未露割據之謀吳

郡太守江南東路采訪

使李希言牒璘詰其擅

引兵東下之意璘分兵

遣將襲之至德二載

二月璘敗死其黨薛鏐

等皆伏誅李廣琛召諸

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

領丹陽軍

使

上元元年

劉展陷昇

州

上元二年

浙江西道

觀察使徙

乾元二年

天命未集人謀已隳不
如及兵鋒未交早為去
就不然死於鋒鏑永為
逆臣矣諸將皆然之於
是廣琛以麾下犇廣陵
渾惟明奔江寧 乾元
元年十二月甲辰置浙江
西道節度使 二年顏

治宣州罷

顏真卿拜

真卿拜浙西節度使劉

領昇州

浙西節度

展將反真卿豫飭戰備

使治昇州

都統李岷以為生事非

旋召還為

短真卿召還為刑部侍

刑部侍郎

郎上元元年十一月

宋州刺史劉展領淮西

節度副使時有謠言曰

手執金刀起東方節度

使王仲昇使邢延恩入
奏展倔彊不受命姓名
應諶識展方握強兵宜
以計去之請除展江淮
都統代李垺俟其釋兵
赴鎮執之上從之以展
為都統淮南東江南西
浙西三道節度使展疑

延恩解之展曰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馳詣廣陵謀解峘印節以授展展得印節乃上表謝恩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

言岵反岵引兵度江與
侯令儀為潤州刺史韋儼浙西節
浙西節度使侯令儀屯京口鄧
使昇州刺史景山屯徐城展倍道先
史

期至使人問景山曰此
何兵也景山不應展使
其將孫待封張法雷擊
之景山衆潰與延恩奔

壽州展入廣陵李峘闢
北固為兵場插木以塞
江口展軍於白沙設疑
兵於瓜州多設旗鼓若
將趨北固者如是累日
峘悉兵守京口以待之
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
峘軍潰奔宣城展陷潤

州昇州軍士萬五千人	謀應展攻金陵不克而	令儀棄城	走劉展以	姜昌羣領	昇州刺史	宗犀為丹	陽軍使
遁侯令儀懼以後事授	兵馬使姜昌羣棄城走	昌羣遣其將宗犀詣展	降丙申展陷昇州以宗	犀為潤州司馬丹陽軍	使使昌羣領昇州以從		

子伯瑛佐之 初上命
平盧都知兵馬使田神
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
任城鄧景山既敗與邢
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
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
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
為賂神功及所部皆喜

悲衆南下及彭城敕神
功討展展聞之始有懼
色自廣陵將兵八千拒
之選精兵二千度淮擊
神功於都梁山展敗走
至天長以五百騎據橋
拒戰又敗展獨與一騎
亡度江神功入廣陵及

楚州大掠城中地穿掘
畧徧 二年正月辛亥
神功先遣范知新將四
千人自白沙濟西趨下蜀
鄧景山等將千人自海
陵濟東趣常州神功與
邢延恩將三千人軍於
瓜洲壬子濟江展將步

騎萬餘陳於蒜山神功
以舟載兵趣金山會大
風五舟飄抵金山下展
屠其二舟沈其三舟神
功不得度還軍瓜州而
范知新已至下蜀展擊
之不勝弟殷勸展引兵
逃入海展不從遂更帥

寶應元年

衆力戰將軍賈隱林射

四月十五

展中目而仆遂斬之餘

日廢昇州

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

代宗

大曆十二

餘日

元年癸年浙江西

卯道觀察使

末年已罷領丹陽

未

軍使

德宗

十四年合

韓滉為浙

建中四年浙江東西節

元年庚

浙江東西

江東西節

度使韓滉聞朱泚作亂

申

道置都團度使

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

末年甲

練觀察使興元元年

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

申

建中元年以杜黃裳

館第數十修塢壁起建

分浙江東為江淮宣

業抵京峴樓堞相屬以

西道都團

慰副使

備車駕度江且自固也

練觀察為

二道

二年合浙

江東西二

道觀察置

節度使治

潤州尋賜

號鎮海軍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發

兵三千大閱於江址滉

亦發舟師三千耀武於

京江以應之 十一月

議者言韓滉聞鑾輿在

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

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

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

節度

節度使韓

滉築石頭

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
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
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
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
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
之行為迎扈之備耳此
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
以為罪邪滉性剛嚴不

附權貴故多謗毀其子
臯為考功員外郎今不
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
沸騰故也臣請以百口
保滉又曰關中米斗千
錢倉廩耗竭江東豐稔
願面諭韓臯使之歸覲
令滉感激無自疑之心

速運糧儲至關中上曰
善即下泌章令韓臬謁
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
卿父比有謗言朕今知
其所以釋然不復信因
言關中闕糧歸語卿父
宜速致之臬至滉感泣
即自臨水濱發米百萬

順宗

一年乙

酉

憲宗

李錡遣兵李錡為節

元和二年夏蜀既平藩

元年丙治石頭城度使

鎮楊息多求入朝鎮海

斛臬留五日即冒風濤
而遣之既而陳少遊聞
滉貢米亦獻二十萬石

戌
末年庚
子

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
求入朝上許之遣中使
慰勞錡雖署判官王澹
為留後實無行意遂謀
反先是錡選腹心五人
為蘇常湖杭睦五州鎮
將各有兵數千伺察刺
史動靜至是錡各使殺

穆宗

元年辛

丑

末年甲

辰

長慶二年

竇易直為

浙西觀察

使

三年李德

裕為浙西

其刺史遣牙將庾伯良
將兵三千治石頭城

敬宗

元年乙

巳

末年丙

午

文宗

元年丁

觀察使

太和九年初李德裕為浙
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

未

末年庚

申

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
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
德裕已離浙西牒留後
李蟾使如詔旨至是左
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
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
漳王圖為不軌路隋曰
德裕不至此果如所言

武宗

會昌四年

元年辛十一月升

酉 句容縣為

末年丙望縣

寅

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
夏四月以德裕為賓客
分司

宣宗

元年丁

卯

未年己

卯

懿宗

元年庚

辰

末年癸

巳

僖宗

光啟三年

元年甲復以上元

午

句容溧水

末年戊溧陽四縣

申

置昇州

昭宗

大順元年
景福元年
楊行密破孫

元年己

酉

末年甲

子

張雄為昇
儒復入揚州自此有國

州刺史
於淮南并據金陵天

景福二年
復二年封行密為吳王

馮弘鐸為
六月朱全忠軍於虢

昇州刺史
縣武寧節度使馮弘鐸

兼武寧軍
介居宣揚之間常不自

節度使
安然自恃樓船之彊不

天復二年
事兩道寧國節度使田

封楊行密
為吳王
顧欲圖之募弘鐸工人
造戰艦工人曰馮公遠

求堅木故其船堪久用
今無之顧曰第為之吾
止須一用耳弘鐸將馮
暉顏建說弘鐸先擊顧
弘鐸從之帥衆南上聲
言攻洪州實襲宣州也

楊行密使人止之不從
辛巳顏帥舟師逆戰於
葛山大破之弘鐸收餘
衆沿江將入海行密恐
其為後患遣使犒軍且
說留之弘鐸至東塘行
密自乘輕舟迎之從者
十餘人常服升弘鐸舟

慰諭之舉軍感悅署弘
鐸淮南節度副使館給
行密以李甚厚行密以李神福為
神福為昇昇州刺史三年楊行
州刺史密承制以昇州刺史李
三年行密神福為淮南行軍司馬
以刺史神鄂兵行營招討使舒州
福為淮南團練使劉存副之將兵

行軍司馬

擊杜洪

田頔襲昇州

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
神福自鄂州東下頔遣
使謂之曰公見機與公
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
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
吳王今為上將義不以
妻子易其志頔有老母

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
為足與言乎斬使者而
進士卒皆感勵願遣其
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
戰神福陽敗引舟汴流
壇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
擊之因風縱火焚其艦
壇建大敗戊申又戰於

皖口壇建僅以身免頽
聞壇建敗自將水軍逆
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
此天亡也臨江堅壁不
戰遣使告行密發步兵
斷其歸路行密遣連水
制置使臺濛將兵應之
王茂章攻潤州久未下

景宗

元年乙

秦裴為昇

州刺史未

行密命茂章引兵會濛
擊顧顧為濛所敗奔還
宣州後濛克之行密以
李神福為寧國節度使
神福以杜洪未平固讓
不拜

丑
末年丙
寅

幾改洪州
制置使

天祐三年楊渥以昇
州刺史秦裴為西南
行營都招討使將兵
擊鍾匡時於江西後
拔洪州虜匡時等五
千人以歸楊渥自兼
鎮南節度使以裴為

洪州制置使

五代

梁

太祖

姓朱名晃

元年丁

卯

開平元年開平三年三月徐溫以

以楊行密金陵形勢戰艦所在乃

子渥為弘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

農王子隆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

末年甲

戌

演世襲至假子元從指揮使知誥
乾化二年為昇州防遏無樓船副
徐溫等推使往治之 乾化二年
隆演為吳宣州觀察使李遇乃武
王 忠王舊將有大功以徐
徐溫自領溫舊牙將秉政內甚不
昇州刺史 平常言徐溫何人吾未
留廣陵以嘗識面一旦乃當國邪

其養子知館駟使徐玠使干吳越
誥為防遏道過宣州溫使玠說遇
樓船副使入見新王遇初許之玠
治昇州曰公不爾人謂公反遇

怒曰君言遇反殺侍中
者非反邪侍中謂威王
也溫怒以淮南節度副
使王檀為宣州制置使

數遇不入朝之罪遣都
指揮柴再用帥昇潤池
歙兵納檀於宣州昇州
副使徐知誥為之副遇
不受代再用次宣州踰
月不克李遇少子為淮
南牙將遇最愛之徐溫
執之至宣州城下示之

其子帝號求生遇由是
不忍開門請降溫使再
用斬之夷其族於是諸
將始畏溫莫敢違其命
徐知誥以功遷昇州刺
史知誥事溫甚謹安於
史
溫為鎮海
是特愛之時諸州長吏

軍節度使

多武夫專以軍旅為務
不恤民事知誥在昇州
獨選用廉吏修明政教
招延四方士大夫傾家
貲無所愛洪州進士宋
齊丘好縱橫之術謁知
誥奇之辟為推官與判
官王令謀參軍王翊專

末帝

諱瑱

元年乙

亥

末年壬

午

主謀議以牙吏馬仁裕
周宗曹儆為腹心

元年偽吳貞明二年吳昇州刺史
以鎮海節徐知誥治城市府舍甚
度使徐溫盛五月徐溫行部至昇
為管內水州愛其繁富潤州司馬
陸馬步諸陳彥謙勸溫徙鎮海軍
軍都指揮治所於昇州溫從之徙

唐滅之
貞明五
年楊隆
演即吳
國王位
置百官
僭用天
子禮改
元武義
龍德元
年楊溥
襲偽位
改元順
義

使兩浙都知誥為潤州團練使知
招討使守誥求宣州溫不許知誥
侍中齊國不樂宋齊丘密言於知
公鎮潤州誥曰三郎驕縱敗在朝
以昇潤常夕潤州去廣陵隔一水
宣歙池六耳此天授也知誥悅即
州為巡屬之官三郎謂溫長子知
軍國庶政訓也溫以陳彥謙為鎮

參決如故
海節度判官溫但舉大
知誥留廣
綱細務悉委彥謙江淮
陵秉政
稱治 四年徐知訓為

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
諸道副都統朱瑾所殺
徐溫入朝於廣陵疑諸
將皆預朱瑾之謀欲大
行誅戮知誥嚴可求具

陳知訓過惡所以致禍
之由溫怒稍解責知訓
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
溫還鎮金陵總吳朝大
綱其餘庶政皆決於知
誥 吳劉信攻虔州不
能克使人說譚全播取
質納賂而還徐溫大怒

杖信使者授其子英彥
兵三千曰汝父據上游
之地將十倍之衆不能
下一城是反也汝可以
此兵往與父同反又使
昇州牙內指揮使朱景
瑜與之俱劉信聞溫言
大懼引兵還擊虔州先

鋒始至虔兵皆潰譚全
播奔雩都追執之嚴
可求屢勸徐溫以次子
知詢代知誥知吳政知
誥與駱知詳謀出可求
為楚州刺史可求既受
命至金陵見溫說以先
建吳國以繫民望溫大

悅復留可求參總庶政
知誥知可求不可去乃
以女妻其子續 六年
僞吳宣王見徐溫父子
專政遂成寢疾五月溫
自金陵入朝議當為嗣
者或希溫意言曰蜀先
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

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
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
之初豈在今日使楊氏
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
妄言者斬 十一月吳
金陵城成陳彥謙上費
用之籍徐溫曰吾既任
公不復會計悲楚之

唐

莊宗

姓李名
存勗

元年癸

未

末年乙

酉

同光元年吳人有告壽

州團練使鍾泰章侵市

官馬者徐知誥以吳王

之命遣滁州刺史王穩

巡霍丘因代之以泰章

為饒州刺史徐溫召至

金陵使陳彥謙詰之者

三皆不對或問秦章何以不自辨秦章曰吾在揚州號稱壯士步騎不下五千苟有它心豈單騎能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黜為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二年吳王如

白沙觀樓船更命白沙
曰迎鑾鎮徐溫自金陵
來朝先是溫以親吏翟
虔為閤門宮城武備等
使使察王起居虔防制
王甚急至是因謂溫曰
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
翟虔無禮宮中及宗室

明帝

諱竄

三年八月

溫卒偽吳

天成二年十月吳徐溫

徐知誥廣

以知誥為

卒初溫子知詢以其兄

元年丙

金陵城二

鎮海寧國

知誥非徐氏子數請代

戌

十里且營

節度使鎮

之嚴可求及徐玠亦屢

末年癸

宮城以備

金陵總錄

勸焉陳夫人曰知誥自

己

吳主遷都

朝政如溫

我家貧賤時養之奈何

所須多不獲溫謝罪請
斬之王曰太過乃黜之

天咸二年
年楊溥
偽即帝
位改元
乾貞二
年改太
和六年
改天祚

不果

故事

富貴而棄之可求等言
不已溫欲勸吳主稱帝
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
留代知誥執政知誥草
表欲求洪州節度使俟
旦上之是夕凶問至乃
止知詢亟歸金陵 四
年八月吳武昌節度使

李簡以疾求還江都癸
丑卒於采石徐知詢簡
壻也擅留簡親兵二千
人於金陵表薦簡子彥
忠代父鎮鄂州徐知誥
以柴再用為武昌節度
使知詢怒曰劉崇俊兄
之親三世為濠州彥忠

吾妻族獨不得邪 長
興元年十月吳左僕射
嚴可求卒徐知誥將出
鎮金陵乃以其長子大
將軍景通為兵部尚書
參政事 知誥秉政每
與宋齊丘議機事一堂
既高且敞徹屏去障置

一火爐於堂間灰而再
燃知誥齊丘終日處其
堂圍爐閑坐火筋各執
其一畫灰成字口終不
言人莫知其所為圍爐
而散庭宇閒然唯爐灰
而已今邦溝孝先菩薩
院是其堂也 二十年十

一月知誥表稱輔政歲
久請歸老金陵乃以知
誥鎮金陵以其子景通
為司徒同平章事留江
都輔政十二月癸亥知
誥至金陵三年知誥
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
書延士大夫與孫晟及

海陵陳覺談議時事

四年宋齊丘勸知誥徙
吳主都金陵知誥乃營
宮城於金陵九月知
誥以國中水火屢為災
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
樂悉縱遣侍奴取樂器
焚之宋齊丘事吳守

員外郎上策勸農桑曰
征民稅宜虛擡時價以
折紬絹及蠲課調於時
朝議喧然謂齊丘此策
虧損官錢不少阻之齊
邱貽書知誥知誥曰此
勸農之上策也行之自
是江淮不十年間野無

潞王

諱從珂

元年甲

午

末年乙

未

晉滅之
二月甲

開田桑無隙地

偽吳以徐清泰元年知誥別治私

景通為節第於金陵乙未遷居私

度副大使第虛府舍以待吳主二

月吳人多不欲遷都者

都押衙周宗言於知誥

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

行不惟勞費甚大且違

申金陵
大火已
酉又太
火吳太
和中徐
知誥典
金陵鍾
山之陽
積飛蝗
尺餘厚
有數十
僧白晝
聚首啗
之盡

衆心丙子吳主遣宋齊
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
都先是知誥久有傳禪
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
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
齊丘亦以為然一旦知
誥臨鏡鑷白髭曰國家
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

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
傳禪諷吳王且告齊丘
齊丘以宗先已心疾之
遣使馳詣金陵手書却
諫以為天時人事未可
知誥愕然後數日齊丘
至請斬宗以謝吳主乃
黜宗為池州副使吳詔

知誥還府舍甲申金陵
屢火知誥疑有變勒兵
自衛己丑復入府舍
七月知誥召右僕射宋
齊丘還金陵以為諸道
都統判官加司空於事
皆無所關預齊丘屢請
退居知誥以南園給之

十月吳加

十月吳主加知誥大

中書令徐

丞相尚父嗣齊王九錫

知誥尚父

辭不受 十一月知誥

太師大丞

召其子景通還金陵為

相大元帥

鎮海寧國節度副大使

封齊王備

以次子景遷為左僕射

殊禮以昇

參知政事留江都輔政

潤宣池歛

二年吳加徐景遷同

常江饒信平章事知誥令尚書郎
海十州為陳覺輔之謂覺曰吾少
齊國知誥年時與宋子嵩論議好
辭尚父丞相詰難子嵩携衣笥望
相殊禮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
嘗戒門者止之吾今老

矣猶未徧達時事況景
遷年少當國故屈吾子

以輔之耳 布衣錢亮
寓居金陵唐季天祐中
嘗謂人曰金陵王氣復
興當有申生子應運於
此建都後吳帝命徐知
誥出典斯郡亮聞之退
謂左右曰建業之地復
興帝都即郡主是也徐

溫聞有斯言徙知誥他
郡溫自治之廣修府署
闊布城池以厭之亮又
曰此乃修道之主也溫
卒知誥受禪於金陵建
帝都昇即戊申生也亮
之言驗矣昇於是封亮
為霸國先生

晉

高祖

石敬瑭

天福元年

天福元年十二月知誥

吳主詔齊

以鎮南節度使太尉兼

元年丙

王徐知誥

中書令李德誠德勝節

申

置百官以

度使兼中書令周本位

末年壬

金陵府為

望隆重欲使之帥眾推

寅

西都

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

天福二年即吳

知誥改金

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

天祚三年楊溥
禪偽位
於徐知
誥遷據
金陵自
此有國
江南知
誥本姓
李氏徐
溫養以
為子遂
冒徐姓
既受吳
禪明年
復姓李

陵為江寧
府牙城曰
宮城廳堂
曰殿始建
太廟社稷

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
為此可乎其子弘祚彊
之不得已帥諸將表吳
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
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
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
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
地矣於是吳宮多妖吳

氏更名
昇國號
南唐改
元昇元
六年李
景襲偽
位改元
保大
唐昇元
六年歲
壬寅十
一月丁
丑溧水
縣天興
寺桑樹
生木人

主曰吳祚其終乎左右
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
二年春正月吳太子
璉納齊王知誥女為妃
知誥以左右司馬宋齊
丘徐玠為左右丞相馬
步判官周宗內樞判官
黥人周廷玉為內樞使

其餘百官皆如吳朝之
制置騎兵八軍步兵九
軍二月戊子吳主使
宜陽王璪如西都冊命
齊王王受冊赦境內冊
王妃曰后三月壬申
更名誥立子景通為王
太子固辭不受七月

吳同平章事王令謀如
金陵勸徐誥受禪誥讓
不受八月吳王令謀
老病或勸之致仕令謀
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
敢自安疾亟力勸徐誥
受禪是月吳主下詔禪
位於齊李德誠復詣金

陵帥百官勸進宋齊丘
不署表九月癸丑令謀
卒丙寅吳主命江夏王
璘奉璽綬於齊冬十有
一月甲申齊王誥即皇
帝位於金陵大赦改元
昇元國號唐乙酉遣右
丞相玠奉冊詣吳主稱

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
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
元宏右讓皇宮室乘輿
服御皆如故正朔徽章
服色悉從吳制唐主宴
羣臣於天泉閣李德誠
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
齊丘不樂因出齊丘止

德誠勸進書唐主執書
不視曰子嵩三十年舊
交必不相負齊丘頓首
謝丙申以吳張延翰張
居詠李建勳並同平章
事讓皇以唐主上表致
書辭之唐主表謝不改
丁酉加齊丘大司徒齊

丘雖為左丞相不預政
事心愠懟聞制詞云布
衣之交抗聲云臣為布
衣時陛下為刺史今日
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
還家請罪唐主手詔謝
之亦不改命久之齊丘
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

遷讓皇於他州斥遠吳
太子璉絕其昏唐主不
從三年夏四月甲申
唐宋齊丘自陳丞相不
應不預政事唐主答以
省署未備吳讓皇固
辭舊宮屢請徙居李德
誠等亦亟以為言五月

戊午唐主改潤州牙城
為丹楊宮以李建勳為
迎奉讓皇使壬戌唐主
徙讓皇居丹楊宮 齊
丘復自陳為左右所間
唐主大怒齊丘歸第白
衣待罪或曰齊丘舊臣
不宜以小過棄之唐主

曰齊丘有才不識大體
乃命吳玠持手詔召
之六月或有獻毒酒
方於唐主唐主曰犯吾
法自有常刑安用此為
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
名徐玠曰咸非急務不
可從唐主然之九月

壬戌唐太府卿趙可封
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
廟十一月吳讓皇卒
唐主廢朝二十七日追
謚曰睿皇帝四年唐
羣臣江王徐知證等累
表請立宗廟唐主許之
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

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
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
得預事皆它國所不及
己卯唐主為李氏考
妣發哀與皇后斬衰居
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
五十四日 辛巳詔國
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

旅以聞 庚寅唐主更
名昇詔百官議二祚合
享禮 夏四月唐江王
徐知證等請亦姓李唐
主不許 辛巳唐主祀
唐主以齊 南郊癸未大赦 唐主
王璟為昇 將立齊王璟為太子固
揚二州牧 辭乃以為諸道兵馬大

元帥判六軍諸衛守太尉錄尚書事昇揚二州牧五年唐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培民刻軍安得羨餘却之唐主立齊王璟為太子兼大元帥錄尚書事璟固辭

唐主許之詔中外致牋
如太子禮 十月壬寅
唐主大赦詔中外奏章
無得言睿聖犯者以不
敬論術士孫智永以四
星聚斗分野有災勸唐
主巡東都 乙巳唐主
命齊王璟監國光政副

使陳覺以私憾奏泰州
刺史褚仁規貪殘丙午
罷仁規為扈駕都部署
覺始用事 庚戌唐主
發金陵至江都唐主欲
遂居之以冰凍漕運不
給乃還十二月丙午至
金陵 唐主性節儉常

躡蒲履盥頰用鐵盆暑
則寢於青葛帷左右使
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
畧死國事者雖士卒皆
給祿三年分遣使者按
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
民稱平允自是江淮調
兵興後及它賦斂皆以

稅錢為率至今用之唐
主勤於聽政以夜繼晝
還自江都不復宴樂頗
傷躁急內侍王紹顏上
書以為今春以來羣臣
獲罪者衆中外疑懼唐
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
紹顏告諭中外 七年

唐左丞相宋齊丘固求
預政事唐主聽入中書
其三省事並聽齊王璟
參決齊丘視事數月親
吏夏昌圖盜官錢三千
緡齊丘判貸其死唐主
大怒斬昌圖齊丘稱疾
請罷省事從之齊丘

既罷省事不復朝謁唐
主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
洪州始入朝唐主宴酒
酣齊丘曰中興臣之力
也奈何忘之唐主怒曰
公以游客於朕今為三
公亦足矣乃與人言朕
烏喙如勾踐難與共安

樂有之乎齊丘曰臣實
有此言臣為游客時陛
下乃偏裨耳今日殺臣
可矣明日唐主手詔謝
之曰朕之褊性子嵩平
日所知少相親老相怨
可乎丙午以齊丘為鎮
南節度使唐主自為

吳相興利除害變更舊
法甚多及即位命法官
及尚書刪定為昇元條
三十卷行之 開運三
年南唐滅閩

天福八年唐宣城王景
達剛毅開興烈祖愛之
屢欲以為嗣宋齊丘亟

齊王

諱重貴

元年癸

卯

末年丙

午

漢滅之
李璟襲
唐偽位
改元保
大

稱其才唐主以齊王璟
年長而止璟以是怨齊
丘唐主幼子景暹母种
氏有寵齊王璟母宋皇
后稀得進見唐主如璟
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
謂讓數日种氏乘間言
景暹雖幼而慧可以為

嗣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即命嫁之唐主嘗夢吞靈丹旦而方士史守冲獻丹方以為神而餌之寢成躁急嘗以藥賜李建勲建勲曰臣餌之數日已覺

躁熱況多餌乎唐主曰
朕服之久矣羣臣奏事
往往暴怒然或有辨論
中理者亦斂容慰謝而
從之給事中常夢錫
言陳覺馮延巳魏岑皆
佞邪小人不宜侍東宮
司門郎中蕭儼表稱陳

覺姦回亂政唐主頗感
寤未及去會疽發皆秘
不令人知密令醫治之
聽政如故庚午疾亟太
醫吳廷裕遣親信召齊
王璟入侍疾唐主謂璟
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
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

夕殂秘不發喪下制以
齊王監國大赦孫晟恐
馮延巳等用事欲稱遺
詔令太后臨朝稱制李
貽業以為姦人之詐也晟
懼而止馮延巳延魯俱
在元帥府草遺詔聽民
賣男女意欲自買姬妾

蕭儼駁曰此非大行之
命延魯嘗有此請於先
帝臣曰陛下昔為吳相
民有鬻男女者為出府
金贖而歸之故遠近歸
心今即位而反之可乎
先帝斜封延魯疏抹三
筆持入請求諸宮中果

得延魯䟽然以遺詔已
行竟不之改 唐元宗
即位大赦改元保大以
齊丘為太保兼中書令
周宗為侍中唐主以為
先朝舊勲故順人望召
為相政事皆自決之馮
延巳延魯魏岑雖齊邸

舊僚皆依附陳覺與查

文徽更相汲引侵蠹政

事唐人謂覺等為五鬼

金陵尹燕

唐主緣烈祖意以天

王景遂為

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金

諸道兵馬

陵尹燕王景遂為諸道

元帥

兵馬元帥徙封齊王居

東宮景達為副元帥徙

封燕王宣告中外約以
傳位立長子景遂景達
固辭不許景遂自誓必
不敢為嗣更其字曰退
身冬十月唐主遣洪
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將
兵討張遇賢以通事舍
人金陵邊鎬為監軍鎬

用虔州人白昌裕為謀
主擊張遇賢屢破之遇
賢禱於神神不復言其
徒大懼昌裕勸鎬伐木
開道出其營後襲之遇
賢棄衆奔別將李台台
知神無驗執遇賢以降
斬於金陵市 唐侍中

周宗年老恭謹自守齊
丘百計傾之宗泣訴於
唐主唐主由是薄齊丘
既而陳覺被疎乃出齊
丘為鎮海軍節度使齊
丘忿懟表乞歸九華舊
隱唐主知其詐從之仍
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

公食一縣租稅齊丘乃
治大第於青陽服御將
吏皆如王公而憤邑尤
甚開運元年唐主決
欲傳位於齊燕二王翰
林學士馮延巳等因之
欲隔絕中外以擅權卒
已敕齊王景遂參決庶

政百官惟魏岑查文徽
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
見國人大駭蕭儼極論
不報賈崇扣閤切諫唐
主感悟遽收前敕唐
主於宮中作高樓召侍
臣觀之衆皆歎羨蕭儼
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

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
陽樓耳唐主怒貶舒州
觀察使 二年八月唐
兵圍建州既久建人離
心丁亥唐先鋒橋道使
上元王建封先登遂克
建州閩主延政降十月
王延政至金陵唐主以

為羽林大將軍斬楊思恭以謝建人 十二月唐齊王景達府屬謝仲宣言於景達曰宋齊丘先帝布衣之交今棄之草萊不厭衆心唐主乃使景達自至青陽召之三年正月以齊丘為

太傅兼中書令但奉朝
請不預政事以昭武節
度使李建勳為右僕射
與中書侍郎馮延巳同
平章事 初唐主置宣
政院於禁中以翰林學
士給事中常夢錫領之
專典機密與中書侍郎

嚴續皆忠直無私唐主
謂夢錫曰大臣惟嚴續
中立然無才恐不勝其
黨卿宜左右之未幾夢
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為
池州觀察使後主淫
於浮圖氏嘗有二人繼
踵而諫一人獲徙罪後

一人獲流罪歙州汪煥
上書云臣今第三諫也
若以前諫得罪比之臣
合於流上加等至死臣
是以將一命納在昌朝
臣聞梁武帝至事佛也
刺血寫經散髮與僧踐
捨身為寺奴屈膝禮和

尚及終也餓死於臺城
之下今陛下事佛雖未
見有此臣恐它日猶不
得如梁武臺城之事後
主覽書曰此敢死之士
授以昭文館校書郎

天福十二年唐主以太

漢

高祖

劉曷

元年丁

未

末年戊

申

隱帝

諱承祐

元年己

傳兼中書令宋齊丘為

鎮南節度使又以羽林

大將軍王延政為安化

節度使鄱陽王鎮饒州

乾祐二年唐主復進用

魏岑吏部郎會稽鍾謨

尚書員外郎李德明始

酉

末年庚

戌

周滅之

周

太祖

郭威

元年辛

以辨慧得幸參預國政
二人皆恃恩輕躁雖不
與岑為黨而國人皆惡
之

廣順元年唐百官共賀
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
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

亥

末年甲

寅

二年建

業災焚

廬舍營

署踰月

乃止

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
難耳唐主自即位以來
未嘗親祠郊廟嘗曰侯
天下一家然後告謝一
舉取楚謂諸國指揮可
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
元城樂其風土俟陛下
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

唐主許之岑趨下辭謝
其主驕臣佞如此初
蒙城鎮將咸師朗將部
兵降唐唐主以其兵為
奉節都從邊錫平湖南
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
倉粟之屬及至舟艦亭
館花果之美者皆徙於

金陵遣楊繼勲收湖南
租賦以贍戍兵繼勲等
務為苛刻湖南人失望
行營糧料使王紹顏減
士卒糧賜奉節指揮使
孫朗曹進怒曰昔吾從
咸公降唐唐待我豈如
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

今有功不增祿賜又減之不如殺紹顏及鎬據湖南歸中原富貴可圖也二年正月庚申夜孫朗曹進帥其徒作亂邊鎬覺之出兵格鬪朗斬關奔朗州王逵問朗曰淮南兵易與耳今欲

以朗州之衆復取湖南
可乎朗曰朗在金陵數
年備見其政事朝無賢
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別
賞罰不當如此得國存
幸矣何暇無人朗請為
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
耳達悅厚遇之唐司

徒致仕李建勲卒戒家
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
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
人耕種於上免為它日
開發之標及江南之亡
也諸貴人之家無不發
者惟建勲冢莫知其處
唐江西觀察使楚王

馬希萼入朝唐主留之
後數年卒於金陵謚曰
孝恭 三年唐草澤邵
崇上言近游淮上聞周
主恭儉增修德政吾兵
新破於潭朗恐其有南
征之意宜為之脩 唐
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

飢民度淮而北者相繼
唐欲罷貢舉知制誥
徐鉉言貢舉初設不宜
遽罷乃復行之 唐保
大十一年境內大旱自
六月不雨至明年三月
民大飢疾死大半下令
郡縣煮粥賑之飢民食

者皆死城內外傍水際
積尸臭不可行 南唐
保大中有給事中唐錡
忽一旦改易巾櫛低巾
短柄以單薄添紗為之
唐主見而美之曰雅矣
官寮士庶舉國效之柄
之長者不踰二寸紗之

薄者微露頂髻時謂青
紗幘頭唯袁州隱士易
元象依舊高冠長柄人
或笑其不入時樣元象
曰低巾短柄國家不祥
之兆不忍效之明年周
世宗度淮國主稱臣唐
祚衰微前言驗矣

世宗

榮

元年乙

卯

末年己

未

庚申歸
於皇宋

顯德二年唐主以中書

侍郎知尚書省嚴續為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唐主性和柔好文華而

喜人順已由是諂諛之

臣多進用政事日亂十

一月乙未周主以李穀

王彥超韓令坤等十二

將伐唐唐人聞周兵至
而懼劉仁瞻神氣自若
部分守禦無異平日衆
情稍安唐主以劉彥貞
將兵二萬趣壽州同平
章事皇甫暉為應援使
姚鳳為應援都監將兵
三萬屯定遠召鎮南節

度使宋齊丘還金陵謀
國難以殷崇義為吏部
尚書知樞密院柴母
者吳將柴再用之妻唐
刺史柴克宏之母保大
中周師北入越人東侵
命將帥拒之踟躕未決
柴母上表臣妾長男克

宏堪任指使樞密李徵
古奏曰此人雖良將之
子素無聲望觀之乃尋
常之人請勿用柴母又
上表曰臣妾故夫再用
佐吳立大勲妾見克宏
舉止動靜有父風也若
用之必能集事如不勝

任甘受族誅嗣主召克
宏入見詢以謀策克宏
曰周師北入尚隔長江
馬鞭雖長未能及腹越
人東侵咫尺畿甸臣謂
舉兵東向先掃越人然
後北渡長江取安淮甸
嗣主然之授以萬衆翌

日出兵嗣主勅曰司天
監奏出兵利南門及出
兵克宏取它門而出勅
駟騎讓之對曰南門屬
火臣本姓柴火能焚柴
兵家所忌是以不敢嗣
主曰真良將必捷矣至
毗陵大敗越人斬馘獻

停不可紀數嗣主復授
克宏衆北度長江未及
淮塢中途而卒或曰徵
古以前言之失忌而酖
之唐主兵屢敗懼亡
乃遣翰林學士鍾謨工
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
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

獻御服茶藥金銀器繒
錦牛酒謨德明素辨口
上知其欲游說盛陳甲
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
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
於它國與朕止隔一水
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
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

義安在且汝欲說我令
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
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
歸語汝主亟親見朕再
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
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
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
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

言太祖奏唐天長制
置使耿謙降獲芻糧二
十餘萬韓令坤攻唐
泰州拔之刺史方訥奔
金陵唐主遣使求救於
契丹何繼筠獲而獻之
唐主復以右僕射孫
晟為司空遣與禮部尚

書奉表入見云臣紹襲
先業奄有江表顧以瞻
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天
命有歸聲教遠被願比
兩浙湖南仰奉正朔謹
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
赦其後服之罪首於下
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

德云誰不服又獻金銀
器羅綺唐主使李德
明孫晟言於周請去帝
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
州之地仍歲輸金帛百
萬以求罷兵周欲盡得
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請
歸白唐主許之遣供奉

官安弘道送德明歸金陵賜唐主詔書其畧曰
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倘
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
於險又曰俟諸郡之悉
來即大軍之立罷言盡
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
然請從茲絕又賜其將

相書使熟議而來唐主
復上表謝德明勸唐主
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
宋齊丘等因譖德明賣
國求利斬德明於市唐
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
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
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

擊之太祖皇帝曰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太祖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衆尚萬餘走渡江爭舟溺死者甚衆

於是唐之精兵盡矣唐
駕部員外郎朱元因奏
事論用兵方畧唐主以
為能命將兵復江址諸
州是歲唐主詔淮南
營田害民尤甚者罷之
四年唐齊王景達及
陳覺皆自濠州奔歸金

陵惟靜江指揮使陳德
誠全軍而還 十二月
李重進破唐濠州南關
城又攻拔其羊馬城城
中震恐本州團練使郭
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
南今若遽降恐為唐所
種族請先遣使詣金陵

稟命然後出降帝許之
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
知唐不能救命錄事參
軍李延鄒草降表延鄒
責以忠義繼擲筆曰大
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
作降表廷謂斬之舉濠
州降五年唐改元中

興周取淮南惟盧舒
蘄黃未下唐主遣陳覺
奉表至周見周兵之盛
請遣人度江取表獻四
州地畫江為境以求息
兵遣其屬劉承遇如金
陵上賜唐主書唐主復
遣劉承遇奉表獻江北

四州歲輸貢納於是江
北悲平得州十四縣六
十丙午唐主遣馮延巳
獻銀絹錢茶穀共百萬
以犒軍 庚戌勅淮南
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府
節度使徐溫等墓並量
給守戶 唐主避周諱

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
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
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
唐主內附未嘗遣使
至其國五月己酉始命
馮延魯鍾謨使於唐賜
以御衣玉帶等及犒軍
帛十萬并今年欽天曆

唐主以金陵去周纔
隔一水洪州險固居上
游集羣臣議徙都之
七月始鑄當十大錢文
曰永通泉貨又鑄當二
錢文曰唐國通寶與開
元錢並行 九月唐太
子弘冀卒有司引浙西

之功謚曰武宣句容尉
全椒張洎上言太子之
德主於孝敬今謚以武
功非所以防微而慎德
也乃更謚曰文獻擢洎
為上元尉是歲我太祖
皇帝登極

恭帝

名崇訓

世宗子

即位百

餘日遜

位皇宋

偽唐李

景政元

中興天

改交泰

皇宋初

去偽號

改稱江

南國主

景定建康志卷十二